

风雪

崔加荣(河南沈丘)

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巧儿焦急不安地从堂屋走到厨房,又从厨房走到堂屋。锅里的水烧开了,烧开了又晾凉。在掌灯时分,随着门外一阵车响,柱子终于回来了。

打开大门,巧儿低眉冲着柱子笑笑,没有正眼看柱子一眼,接过皮箱就往屋里走。这两天,在微信圈里经常看到车祸消息,看一次她的心就疼一次。在这漫过脚板厚的雪地里,巧儿知道柱子平安回来意味着什么,她等了一年,盼到柱子回来过年,没想到下这么大的雪。

回到屋里,巧儿忙拿出一件大衣给柱子穿上,又倒上一杯水给他:“你先歇会儿,我去给你下饺子”,说完转身去了厨房。

柱子捧着不锈钢杯子,吹着热气,一边“哈哈呼哈”地喝水,一边扫视着屋子。屋里一切还是老样子,枣红色木沙发没有掉漆。电视机顶上盖着的丝巾上有些灰尘,顶部墙角有一串一串的蜘蛛网。沙发上方的墙壁上,多了一个装好木框的红梅花十字绣。柱子知道那是巧儿下半年刚绣好的,在微信里拍照给他看过,他放下水杯,走过去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

巧儿端着饺子进来问道:“好看吗?”柱子说了一句“不好看”,便迎上来接饺子碗。巧儿脸儿一拉,端着碗转过身去:“我去倒给狗去!”

柱子赶快脸上堆着笑去抢碗:“好好看看!没看谁绣的嘛!”

巧儿把碗放在茶几上。柱子用手捏住一个饺子的耳朵,歪着头把饺子囫圇放进嘴里,朝着巧儿说:“香!有蒜吗?”

“不给吃蒜!去洗手!”巧儿说完,转身去厨房拿了醋往碗里倒一点。

柱子心领领会,笑得像一个孩子。低着头大口大口吃饺子。

巧儿端来一盆热水,肩上搭着毛巾。等柱子吃完饺子,她泡了热毛巾递给柱子擦脸。她拉着柱子的领子,叫他往里面擦,又叫他往脖子后边擦。擦了半天,干脆夺过毛巾,丢到水盆里,说道:

“你歇一会儿,洗完碗我给你洗头。”

说完,巧儿把碗筷端去厨房洗了,回来挨着柱子坐下来。

柱子拉过巧儿的手,抚摸着说:“辛苦你了。”巧儿看了柱子一眼,把身子往柱子身上一靠,转过脸去:“你也辛苦了!外边的女人漂亮吧?”

柱子摸了摸巧儿的头说:“漂亮!”

巧儿转过头来瞪了一眼,正要抽身,柱子把她一把拉过来:“但是,没你漂亮!”

“出去一年,学会油嘴滑舌了。”巧儿挠了挠脸上的长发,捏了捏柱子的脸。

厨房里传来“呜——”的声音,水壶里的水开了。巧儿起身把热水壶从电磁炉上撤下来,倒半盆热水,端来给柱子泡脚。

“不是要洗头吗?”柱子憨笑着说。

“先泡泡脚换了拖鞋,解乏!”巧儿边给柱子脱鞋边说道。

柱子忍住烫,试着把脚伸进盆里,咧着嘴“啞啞”地吸着气。巧儿打开电视机,和柱子说着村里的事儿。

“西头的三奶奶没了。”

“嗯,听说了。”

“明明洗澡淹死了。”

“啊?”

“虎子坐牢了。”

“啊?为啥呀?”

“虎子出去打工,梅花在家里和同学有了一腿儿,虎子回来把同学打残废了。”

“虎子那么能干的人,梅花掉到福窝里了,不该惹事。”

“梅花心里苦。”巧儿陷入沉思。

柱子不再说话,泡完脚,擦干净,去一趟厕所回来,正要坐下,被巧儿拦住,“别坐,洗头。”说完就把柱子拉到盥洗台旁,呼呼啦啦帮柱子把头洗了。

两个人来到卧室,面对面站着,巧儿帮柱子吹头发。她抖着柱子的头发,自言自语地说道:

“头发长了,明天去剪了吧,正月里一个月没得剪呢!”

柱子看着巧儿低垂的眼睛,越发地心疼,伸出手来拂了拂她的头发:“过了年,我不去打工了。”

巧儿一愣,停下手里的吹风机,直直地望着柱子问道:“为什么?”

柱子转过头去,不敢直视巧儿:“不为什么。”

巧儿有些激动地扳住柱子的肩膀,大声说道:“你咋能不去?你不去挣钱,结婚借的账怎么办?你知道吗?这十万的债压得我睡不着觉。”

柱子一把抱住巧儿,拳头握得咣咣响。

作者简介

崔加荣 1973 年生于

河南省沈丘县,中国散文

学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

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

《微小说》杂志执行主

编,曾发表小说《又见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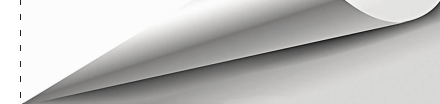
花开》《鸡飞蛋打》等数十

篇,诗歌《麦田》《三月的

风》等六十多首,出版小

说集《又见槐花开》,诗集

《花开四季》《在路上》等。



插花

肖雯文

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我捧着手上的陶瓷茶杯,温暖隔着冰冷的杯壁传递到了掌心,熨贴出一抹淡淡的胭脂色。醇厚的草木香气从口腔静静流淌而过,没有浓郁和缠绵,亦不需要细品苦涩中的回甘,宁心怡神。这盏茶汤,默默地把我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心事,如触弦一般地,一根一根安抚了下去。

面前小雏菊和向日葵的清香,似田野上的一阵微风,带来一刹那的宁静。向日葵的花瓣欲开未开,色泽明艳似不小心戳破的蛋黄,流动着金色的血液,像被春风吹皱的锦缎。

每一种花,都恰似一位瑰姿艳逸、怡静休闲的淑女,却又有着各自的风骨。梅花愿意在肃杀的风雪里凌寒绽放,荷花便不肯屈尊自己的权利,用水殿幽来暗香满换得朱自清对夏夜的企盼。

都说静待花开,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又为何去羡慕别人的花?昙花开时,腾腾烈烈,但稍纵即逝,更多的是枯萎后的叹惋;兰花的身姿清冷孤逸,如被书法家蘸着水墨丹青一笔勾勒,不失勃勃生机,小巧的白色花朵缀成一轮满月,在蓊茏的枝头时隐时现,绵延到画面之外;天堂鸟色彩对比鲜明,两片单薄的烟紫和天蓝交织的叶片轻轻颤动,如蝴蝶双宿双飞,又像跳孔雀舞时两只向上探出的优美手臂相辅相成。

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地球上悄悄地盛开了第一朵花?又是谁,在初春、仲夏或立秋的一个夜晚,采摘一枝花朵,凑到鼻间轻轻嗅闻时,惊觉我们有着和植物同样的气味?那些美丽的花朵,在被春风吹作雪,或被南陌碾作尘时,依然顺应自然,依旧努力地长叶、开花、结果,不忘初心,宠辱不惊始终保持着自己沉默的姿态。

插花如布景,也许唯有面对它们,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心真正沉静下来。静而后能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急于求成,心没有沉淀下来,便得不到安定,何日功成,则渺邈不可期了。

(作者系双流棠湖中学初 2020 届刘英导师班学生)

惠州西湖(外一首)

崔加荣(河南沈丘)

忧伤的仙女泪
滑落在魏晋的虎狼之丛
五湖便成为了你的前世
兴龙寺指正了你的诺言

我时常摘下厚重的盔甲
来领悟你神性的暗示

溪流

五姐用爱怜的眼神
搅动湖水和鱼虾
金黄的稻田绵延不绝
大宋的子民把丰湖立在了心中

蹲下来
撩开跳动的水
水底有螺螄探出头来

东坡居士踏上孤山头
以一首诗的名义,把厚重和秀逸
沉入五湖波澜不惊的水域
你就和杭州西湖并驾齐驱

水面上细碎的花瓣、草叶
躲开我的手指
就像姑娘躲开
火热的眼神

满头火红的风凰木
倒映在潋滟的湖光里
那是子瞻忧国忧民的眼神

不远处
有一双娇好的脚丫
从水里踩过

和朝云心里熊熊的烈火
离开山风太久
城市的信念开始动摇

我佯装凝视她身后的桃花
地躲过我的眼神
就像水里的花瓣
躲过我的手指

认真(外二首)

千千静听(湖南长沙)

很多人在赏雪
这落满人间的白
修补着遗憾
我们都打着生活的补丁

他是一个书生
沁园春·雪
没有被炮火淹没
握枪的手
一样能稳稳的握住一支笔

披一条大红围巾吧
走那条结冰的小石径
山顶有最安静的雪
我和它一样认真

笔也能做剑
如果站在江边
北去的湘水
你能听到上世纪的枪林弹雨

世上还有很多认真的人
环卫工人铲除冰
一个军人用长冻疮的手
在最北边,向你敬礼

硝烟已经散去
而精神,不会倒下
这远方的路漫漫啊
我们都需要一盏永恒的明灯

以精神的名义

——写在毛泽东诞辰 125 周年

去韶山冲的人络绎不绝
一百二十五年的风雨
人们仍竭力记住一张面孔
那个大手一挥
历史就有了新的走向

三十二米高的雕塑前
孩子们手捧白菊

作者简介

湖南人,笔名:千千静听,爱好文字诗歌,2014 年开始写诗,有作品发表在怀化《名城雅韵》《未然》《风雅文学》等报刊。

以朝阳的名义,完成敬礼

青衣

一声婉转不必轻吟
水袖足够长
甩出去
就是一朵未语凝羞的花
甚嚣尘上的热闹
只有一个人
恰好接住了那片凋零

兰花指已经捻出了水
三尺红台
背影留给等待落幕的人
你转过身
我就从那个混沌的世界里
清醒过来

作者简介

湖南人,笔名:千千静听,爱好文字诗歌,2014 年开始写诗,有作品发表在怀化《名城雅韵》《未然》《风雅文学》等报刊。

请允许

李南吉林松原

请允许,我以女儿之身
在贫穷和苦难中走出
请允许我,在一万朵花的雍容里
率领丰收的庄稼和雁阵,向你致意

请允许,我掏出
内心的火焰,种子和良知
温暖陈旧的昨天和未归的游子
请允许我,向馈赠之美说出感恩
请允许我,替万物照看一回苍茫的人世

今天,我的祖国和土地
黑夜像白昼一样耀眼
幸福正张开翅膀,夜宴才刚刚开始
妈妈,别在高处看我
也不要眼含热泪,背过脸去

今夜,我是你最美的孩子
风若有若无,树梢的月亮红着脸
别问谁是新娘,请允许
我和她一起翻山越岭,刚柔相济

假如我俯身不再醒来
我想一生的愿望都会被一一追加
以爱和祝福的名义
我的祖国,最好的梦,与光同行

作者简介

李南 笔名,南在南方,吉林松原的姑娘

西部放歌

——有感于西电东送

狄永军(新疆哈密)

风车在侏罗纪时代的亘古荒原转动
它们拦住西风,拦住西伯利亚气流
一排排,一排排站成古罗马方阵
与胡杨并肩守望苍茫,孤独
站立于大青山的一侧
向天而立

银色的铁塔挺拔直插云天
跟随汉唐的烽燧
在满地都是玛瑙的地方出发
重回故里,穿越草原戈壁
穿越雪山,穿越莫高窟,嘉峪关
与迎面而来的驼铃
撞了一个满怀

一根根悬空而起的电缆
在铁塔上,不疏不密
它们承载着高压特高压
一路向东,像西气东输一样
奔跑在风里雨里,烈日炎炎中
从关外到关内
从西部高原到五湖四海

作者简介

狄永军 笔名雪山飞虎,现居新疆哈密